

民治評論

第一卷元培題



第一卷 第十二期

國民二十一年八月二十日

民治評論社

上海膠州路八十七號

電話 三六一七八

每逢星期六發行

零售每份三分，半年二十五期，定價七角，全年五十期，定價一元四角。郵費在外，郵票代價，十足收用。國外連郵費四元

本期刊目錄

民治通論.....	昆 允
四頭政治統一實現後之東亞.....	暢 園
汪氏辭職聲中吳稚暉之論調.....	寒 蕩
中國知識份子沒落後.....	君 樸
民族主義與中國古文化.....	徐 梗 生
日本之人口問題(續第九期).....	陳 志 羣
一週大事述略.....	記 者
來函.....	徐 佛 蘇

本期刊聲明

本刊係個人張羅朋友苦心力作之一小小出版品。其欲貢獻於社會之主張及態度，已如另處所標示；彼時代流行之「背景」問題，於本刊儘無用擬議，敢請讀者作者放心！一本「天下為公」之道，相與完成此每週一次之小冊子，是固非本刊同人之私幸！

本期刊正表

(一) 主張：以宣揚民治為宗旨。
 (二) 態度：不問黨內外正反反面之議論，但不違背民治主旨者，概所容納；
 以符「天下為公」之實。

本期刊外埠代售處

北平	天津	南京	長沙
宣外大街	法界	太平路	上黎家坡
河北路	天津路	天津路	天津路
周靜安先生	南開大學消費合作社	河北路	朱雀路
上海晨報分館內	上海晨報分館內	上海晨報分館內	上海晨報分館內

本期刊本埠經售處

羣書學局	北新書局	時事書局	光華書局	開明書局	四馬路各賣報處均有代售
------	------	------	------	------	-------------

民治通詮

昆 允

編者按——本篇原應於本刊第四期登出，不意為印刷所遺失；今復偶爾檢得。雖逾期已兩月，而並無時效失却之可慮；且以此篇確係佳構，不忍拋棄，故復刊出如左：

會憶民國元二年間，國人好侈談法政，對於民治制度，尤多所討論，偶一檢閱當時之新聞雜誌，即知余言之不謬也。今則不然，間有主張民治者，類皆下野之政客，藉民主以攻擊其政敵，而鴻儒碩學，則早已噤口不之談矣。迨政客東山再起，重握政權，則又以忙於瓜分官位，保持爵祿，無暇提及民主二字。一般愛好民治之民衆，乃嗒然失望，因而移其厭惡政客之心以厭惡民治之討論。其然豈其然乎。

假使國家死亡，如馬克思主義者之所預言，是亦已矣！否則國家存活一日，則民治與反民治之互鬥，終不能免。須知吾人高談民治之時，亦即反民治運動高漲之時。吾人在此地宣揚民治，為民治而努力，同時亦有人在另一處大聲疾呼，高樹反民治之旗幟，以謀推翻民治之基礎。意大利之墨索里尼，德國之希特勒，以及最近日本突起之法西斯蒂運動，皆民治之死敵，與民治絕不能兩立也。

資產階級之民治 (Proprietorship Democracy)，現正處於夾攻之中，已呈動搖之現象。意大利之民治，已於一九二三年為棒喝黨所毀滅，而代以法西斯蒂之獨裁，迄今猶依然存在。嗣後繼起者，有西班牙與南斯拉夫諸國，然皆先後傾覆。最近德國之褐衣黨，亦係模倣墨索尼里之棒喝黨，惟行法西主義，在最近之將來，定可取得政權，施行獨裁。實際上，現今之巴本內閣，即係希特勒之傀儡也。準此，即謂法西黨已握政權，亦無不可。其次，日本之法西運動，以軍部及退伍兵士為大本營，亦已舉行暴動，企圖攫取政權。無奈內部尚多齟齬，不能不暫時退讓，接受齋藤內閣之過渡辦法。

凡此種種，皆證明破壞民治之法西運動，在時間上與空間上均有偉大之發展，現猶在震盪激揚之中，勢非摧毀民治，建立獨裁不可。即英法政府，亦不能不因世界經濟危機之加深，而採行法西斯蒂之辦法。觀此，則資產階級式之民治，誠危乎殆哉。

然在另一面，則又有所謂無產階級專政與工農民主專政 (Democratic Dictatorship)、無產階級專政，係一種民治，以推倒資產階級民主為對象，如目前之蘇聯政府是也。至於民主專政，似嫌滑稽，蓋民主與專政，明明兩不相容，今合而一之，未免自相矛盾也。但據馬克思主義者之解釋，民主為統治階級之參政形式，而專政則排斥被顛覆之階級，禁止參加政權。例如工農革命成功，則被推翻之統治階級，不能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而工農份子，可以享有民主政治。民主專政，適合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The Bourgeoisie Democratic Revolution) 已尚未完成之國家，而其本質與純粹之資產階級民治不同，蓋後者在形式上未有專政之表現也。現今無產階級專政與民主專政，亦在猛進之中，與進攻民治之法西運動，兩相對峙。介於其間之資產階級民主政體，受左右之夾攻，故曰處於夾擊中也。

由是觀之，民主政治，在客觀方面所表現者，至少有三種之區別，即資產階級性之民主，民主專政，及無產階級專政是也。第一種之民治，現行於歐美各國，但意大利則須除外，以其建立法西專政故也。第二種之民治，曾流行於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後與十月革命前之俄國當時之蘇維埃，即民主專政之體現，唯蘇維埃係兩重政權下之特殊政權機關，其權力不若臨時政府之大。至於無產階級專政，行之者祇蘇聯而已。

以上之三民主治，既有其客觀之存在，則吾人應以客觀態度說明

之，不可因主觀之喜怒而定取舍。近來研究政治學之態度與方法，已由演繹而趨於歸納，由武斷而趨於考求，更注重歷史上之發展。（註一）。

（註一）關於研究政治學之方法，可參閱 H. E. Parrons, *The New History and Social Studies*, pp. 470—518。

資本主義推翻封建主義後，即建立德謨克拉西，以擴大資產階級之統治，以充實資產階級之實力，觀於法國之大革命，當知其底蘊也。然此不過為階級社會（*Klassengesellschaft*）內之階級統治（*Klassenherrschaft*），即所謂少數人與富人之民主是也（註二）。在現今帝國主義蓬勃發展之下，獨占資本已攫取支配地位，故曰「現今之國家，已非整個資產階級之國家，所謂國家者僅盡於少數獨佔資本家而已」（註三）。又曰，「民主為承認少數服從多數之國家，此國家為一階級壓迫另一階級，一部分人民壓迫另一部分人民之組織」（註四）。因此，有覺悟之被壓迫民衆，不惜以激烈之手段，反對少數人獨裁下之民主，遂有無產階級革命之勃興以推翻之，以無產階級專政以替代之。

（註二） N. Lenin, *Staat und Revolution*, S. 85。

（註三） E. Varga, *L'economie de la période de l'éclin du*

Capitalisme après la stalinisation, p. 95。

（註四） N. Lenin, *Staat und Revolution*, S. 79。

無產階級專政，體現於蘇聯之蘇維埃政府，為多數勞苦羣衆之統治，其目的在削減資本主義份子，建立社會主義與無階級之社會。蘇維埃之民治精神，在於摧毀脫離羣衆與社會之官僚制度，而與民衆呵成一氣，俾得積極參與政權，使政府不為官僚所把持。在此制度下，雖不免有回復希臘時代直接統治（*direct government*）之嫌，然苟能收民治之實效，亦無傷也。

至於民主專政，則係介於資產階級專政與無產階級專政之過渡形

式，適用於半封建之國家。今試以日本論，亦宜採用民主專政，然後轉變為無產階級專政。蓋日本封建勢力，寄托於天皇，中經種種政變，而天皇之威權則未動搖也。地主剝削農民，純採封建辦法，極殘刻之能事。日本又係輕工業之國家，其對於輕工業中僱用之青年工人與女工，均應用殖民地之剝削方式。至於三菱三井七大公司，具有獨佔資本之形式，亦為不可否認之事實，然就日本整個經濟論，則封建主義實占優勢。以故日本在將來之政權形式，應以反封建主義為主體之民主專政為適宜也（註五）。

（註五）參閱 E. Varga, *Wirtschaft und Wirtschaftspolitik im 1. Vierteljahr 1932* (25. April 1932) S. 1185—1200。

以上之三種民治，係完全以客觀態度說明之，祇有掛一漏萬之顧慮，絕無矯揉造作之事實也。惟說明過於單簡，易啓讀者之疑，請加原諒。至於我國之政制，在最初數年內，祇具民治之雛形，後經封建勢力之抨擊，即此雛形亦不許存在，於是執政制元帥制互相嬗迭，黨治訓政，亦係換湯不換藥。治績之惡劣與政制之不良，已引起大多數之不滿，於是制定憲法，公開黨禁之呼聲，遍於全國。即使頒布憲法，大開黨禁，果足以為民治之担保乎？

我國為次殖民地，產業之發展，極為遲緩，較之印度，相去甚遠。因此，資產階級之力量，非常脆弱，不足與障礙資本主義發展之封建勢力相頡頏，此資產階級性之民主革命不能成功之原因也。論者不察，動輒以民治失敗之罪加於議會政治，是豈民治本身之過歟？蓋缺乏民治之先決條件有以致之耳，至於人才問題，尤其小焉者也。近來帝國主義，積極以武裝瓜分中國，所謂資本家中之巨臂，為維持本身利益計，早已琵琶別抱，競競然以媚外為能事，於是簽字上海自由市計畫者有之，贊成上海和平區者有之，苟以國家付託於此輩之手，即使著民治之外衣，亦不過掩飾奴隸國之性質而已，當無絲毫民治之實質可言也。中國民治之前途，在於大眾之本身，苟能努力奮鬥，

擊破封建勢力與帝國主義以及其種種之同盟軍，則民治方有實現之可能。假若摧毀一部分之封建勢力，而與另一部分妥協，或竟協於帝國

四頭政治統一實現後之東亞

楊 園

日本武藤信義大將，將於本月二十七日赴瀋，就任駐滿派遣臨時特命全權大使，關東軍司令官，關東長官三職，此即滿洲四頭政治統一之實現也。四頭政治統一，則今後之東亞，果將為日本所獨佔否乎？此問題當視吾國之能否抵抗為轉移。吾國而果與大戰，國際必起變化，第二次世界戰爭當不免。吾國如終不抵抗。各國無以為助，不惟東北不保，即東亞亦成日本之東亞，而整個之中國遂為其俎上肉，蓋可斷言者。本月八日，武藤於受親任禮後，談其感懷有曰：『此次事變之如何解決，當然有關於滿洲國之運命，有關於日本皇國將來之休戚，且左右東亞永遠之興廢。』吾人以為四頭政治之統一。其本身即所以示日本解決此次事變之意向，誠不僅有關於偽國之運命，及日本皇國之休戚，而東亞今後之局勢，亦可得而言焉：

一、四頭政治之如是統一

四頭政治者何？一即關東廳，一即關東軍司令，一即南滿鐵路會社，一即總領事館也。日本得吾遼東半島後，於一九〇五年，名其南半部曰「關東州」，一九一九年分設「關東廳」及「關東軍司令」。關東廳為民政機關，除軍政外，州內一切政事，統歸管理。廳內長官由日皇親任，其組織之主要者為民政署，次為內務警務財政等局。滿鐵會社亦受其監督。民政署設於旅大，支署設於遼省金州，而普蘭店貔子窩兩地，又置所謂出張所焉。關東軍司令為軍事機關，司令長官以陸軍大臣或就中將中選充，亦直隸於日皇，其任務在統率日本在我東北之一切陸軍部隊；關東州之守備，南滿鐵路之保護亦屬之。軍

主義之威力，而謬倡自強之論以自慰，是皆不能達到民治之前途也。

司令官之於軍事，受命於陸軍部長；於作戰及動員計劃，受命於參謀部長；於教育，受命於教育部長。軍司令部內計分七處，即參謀，副官，兵器，經理，軍醫，軍法等是。南滿鐵路會社，創立於光緒三十三年，總社設於大連，支社設於東京。組織殊複雜，事業亦如之，除擁有蜿蜒數千里之鐵道外，舉凡港灣，水運，鑛山，製鐵，電氣，旅館，教育，農業，衛生，以及地方行政，無不悉心經營，為日本對滿經濟侵略之唯一機關，與英之東印度公司同其意義。中設正副總裁各一，為內閣所直轄。總領事館設遼省城外，即日本與東北當局之交涉機關，同時兼管其區域內日人所設之各分領事館，各學校，隸於外務省者也。上述四項機關，自成系屬，各有秉承，所以指揮之者既各懸殊，則其侵略之步驟自難一致，日政府欲求所以統一之者久矣。

去年夏，朝鮮總督齋藤，滿鐵總裁仙石辭職，日政府以宇垣內田兩氏繼任之時，即有將滿鐵，領事，關東軍，關東廳及朝鮮總督五頭政治之弊害，加以根本改善之意。九一八事起，日軍閔襲亡韓故智，復有設置滿蒙總監之議，欲舉一切日本在滿所設之機關而統轄之。日政府各省所提方案中，其陸軍省案擬以關東司令兼任統一機關之首領；外務省案與拓殖省案欲另設最高長官，而隸屬於內閣總理之下。相持有日，卒之陸軍省勝利，此次日閣議所決定之滿洲四頭政治統一案，即其具體之表現。統一案之大綱有六：

- 1、關東軍，關東廳，滿鐵，及領事各機關照原存在。
- 2、任關東軍司令官為關東廳長官，軍司令官管轄關東軍，關東廳

及滿鐵會社。為欲統轄總領事，任關東軍司令官為臨時全權特派大使。即關東軍司令官，關東廳長官及全權特派大使等三位歸一體，

3、為欲補助特派大使，另命隨員；首席隨員以外交次長資格待之。

4、關東廳及總領事館仍存置，故不置事務總長或政務總監，又不分內務外務警務各局。

5、在滿領事本歸駐華公使館管轄，今後改屬特派大使。

6、滿鐵總裁須受特派大使指揮，滿鐵附屬地之行政權歸關東廳。要言之，即以吾國東三省之政治，外交，產業，行政，警察等權，盡納之於日本之軍部是矣。此非軍國主義之極度表現而何？

二、四頭政治統一後之東北

四頭政治之統一，為日本軍國主義之激進，亦即法西斯蒂運動所促成。日本法西斯蒂之所以發生，一因財閥政治之罪惡，一因議會政治之墮落，一因農村之衰微，一因無產黨運動之失敗。其對外之目標，在征取滿洲，進而獨霸東亞。故其倡言於外者，一為承認偽國論，一為亞洲門羅主義。而四頭政治之統一，即欲完成此兩項使命者也。請先言前者：

電通上月三十日瀋陽電，松崗洋右語記者有曰；滿洲問題善後策，為世界大問題，日本國民，一面支持聯盟，同時應謀滿洲之健全發展。又曰，承認滿洲國，為日本國民一致主張，此次設置滿洲臨時特派全權大使，視為此事具體化之意義亦可。日聯本月六日東京電：日本特派全權大使駐滿一事，某國駐京大使頃向日政府詢問真意，日軍部答復派遣大使之方針如下：（一）日本既事實上承認滿洲國，故派全權大使，以期兩國國交之圓滿；（二）國際公法上之正式承認，將於日本認為適當之時期，自動實行；（三）派遣大使，事實上之承認，即可完結。故全權大使之派遣，有合法的承認基礎。電通七日東京電亦曰：

外務陸軍兩省聯合協議之結果，決定於武藤新任大使赴任之際，再向各國聲明日本事實上已承認滿洲國，全權大使之派遣，即為合法的承認之前提。日本將於適當時期自動承認，同時將此旨訓令武藤大使。觀此，四頭政治之統一，即所以承認偽國，日政府已明言之，無待詞費者。雖然，此猶託詞也，日本之真意，何嘗欲偽國之竟成爲國，而任其自由發展哉？試觀此新統治機關之下，關東廳與關東司令既合於一人之身，關東租借地之行政，雖猶存在，而實以滿洲與旅大租借地混合爲一；易言之，無異以滿洲合併於關東廳一也。特權大使，無異日本政府之駐滿總監，非真正之外交官，其所轄之領事，亦漸由外交性質之官吏，變爲日本之行政官二也。抑有甚者，駒井德三爲偽國總務長官，有太上皇之稱。而偽國參議，亦由日政府推薦，軍事爲築紫熊七中將，財政爲水町袈裟六博士，外交參議爲芳澤或小幡。尙有其他二三人，不出現任關東廳長官之崗田，東京市長永田，前駐俄大使松本蒸治，前東京市助役白上佑言。是所謂滿洲國者，謂爲日政府之一機關可也。有此關東軍司令，即偽國之軍權操於日本；有此特權大使，即偽國之外交操於日本；有此南滿會社，即偽國之交通財政操於日本；有此關東長官。有此參議，有此總務長官，即偽國之一切政事，無不操於日本。偽國原爲傀儡，原無自由主權，而四頭政治之統一，又正所以速其亡也。

三、東亞門羅主義之初步實現

日人之唱東亞門羅主義，不自今日始。所謂東亞門羅主義者，即亞洲事一任日本之專斷，不容歐美之置喙是也。其所指之對象爲華，其所指之敵體爲美。蓋自世界資本主義發達，列強競爲殖民地之爭奪，及至今日，全球分割殆盡，碩果僅存者，惟東亞之中國耳。日本爲資本主義之後起國家，「爲求存立上之必要」，以征服中國爲國是者數十年如一日，然其他帝國主義如英如美，何一不欲染指，尤以美國爲

甚，於是揭開門戶開放政策，以與日本爭持，其首倡者海約翰之言曰：『美政府政策在謀保全中國領土與行政之完整，保護各友邦在條約與國際法上所得之權利，與保障全世界在中國各地均等與公平貿易之原則。』即其要義。一九〇五年，朴次茅斯條約訂立時，日俄兩國因美國之要求，在第四款中規定日俄兩國不得阻止中國採取對於各國一般之辦法，以謀滿洲工商業之發展。一九〇八年，美日兩國交換照會，重申保證門戶開放政策，以及中國領土之完整。一九一五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條時。美政府立即分致通牒於中日兩國，聲明：『中日兩國政府無論有何用意或企圖，加妨害美國國家及人民在中國條約上之利益，或損害中國政治上或領土上之完全，或損害關於開放門戶商業均等之國際原則者，美政府一律不能承認。』其後華府會議所訂九國公約，即爲此種精神之具體表現。本年春，美國務卿史汀生致波拉爾重申此義，且曰：『美國在遠東政策，重在保持九國公約，維持門戶開放主義，設或不然，則準備太平洋大戰耳。』最近史氏復有關於非戰公約之演講，其論據雖異，其精神則一。明言之，美國斷不容東亞之爲日本之東亞是已。然今日之日本自爲計，又何能再容東亞之爲列強所逐鹿，而不思所以固拒之哉？此亞細亞主義之所由起也。本年六月間，東京日美協會歡迎美國駐日大使葛魯時，前日本駐美大使石井菊次郎致詞有曰：『近有謠言，遍傳於世界各處以爲日美間武裝衝突或將發生，……此種衝突當然爲不可能，惟在兩件極端未必有之情形中，始或有之。此兩事如下：（一）如日本妄冀非干涉西半球事件，則戰事當不可免；（二）如美國欲支配亞洲大陸，而阻止日本在亞陸施展其和平與天然之開拓，則時局亦必甚屬嚴重，但渠知美國干涉，乃未必有之事，亦猶日本之未必干涉西半球也。』氣概之盛爲何如！此項門羅主義，將爲日本外交之惟一原則，而四頭政治之統一，即其初步之表現。日本外務省人員告美國合衆社訪員之言曰：『日本外交政策，必有大變動，此變動已開始，其第一步即爲滿洲國之正式承認，

日本外交政策改變之後，當以「回到亞洲」(Back to Asia)爲其總關鍵，『固已先我言之矣。』

日政府既以統一滿洲四頭政治，實行併吞滿洲，並示獨霸東亞之決心；則對於世界大戰之準備，又爲應有之事。華聯社二十七日大阪電：日本爲欲準備遠東大戰，以內閣資源局爲中心，與陸軍，海軍，鐵道，內務，商工及交通五省當局，共同研究中之國家總動員計劃，今日已決定，分北九州區，京阪神區，及東京區之三大工業地帶，按所定程序舉行實地試驗。又據東京產業勞動通信所報：日本在臺灣準備對美戰爭甚急；現正從事於軍事交通及飛機場砲台之興築，軍事工業之振興，軍事訓練之加緊。從可見日本之於亞洲門羅主義，不辭以鐵血保障之矣。

四、今後遠東之和戰

然則，今日之遠東，將立即變爲世界大戰之戰場否乎？曰，中國而果抵抗，世界大戰不免；中國而不抵抗，日本之東亞武裝和平可保。蓋中國而外，無有能與日本首先應戰者；然中日既戰，各國又必左右袒，形成兩大壁壘如歐戰時之狀態。此觀于國際形勢而可知者。法之袒日，態度至明，其目的在（一）助長日本勢力以鞏固其反俄之盟主；（二）利用日本勢力，制勝美國，達其稱霸世界之雄圖；（三）使日本對法國開放其東北門戶，扶植其資本勢力于東北。至若英國，則其在華勢力，原集中于中南兩部，日本之侵略東北，于已雖亦不利，然究無大礙，決不至積極反對。加之，英帝國主義，現值衰老暮境，自身之各種矛盾衝突至劇；而此次世界大恐慌，更使其財窮力盡，自顧不遑，自無決然一戰之胆略。餘如德意兩國，與遠東之關係甚淺，更無足道。其與遠東關係最密，一般認爲有戰之可能者，惟俄耳美耳。然蘇俄近數年來，從事經濟建設，第二次五年計劃尙待開始施行，根基未固。實力不足，又其在吾東北之利益，雖因日本之侵略而危害

，然此就蘇俄國家存立上言，原非不可為相當之容讓。作者于一聽日策劃之蘇俄對我態度」一文中，（見本刊第四五期合刊）已詳言之矣。然則吾人一檢美國之國情又何如者：

美國素以太平洋之盟主自居，斷不容日本之獨占東亞，前已言之；然美國躊躇瞻顧，不欲採用積極手腕以干涉日本之行動者，正所以反映美國金融獨裁之用心。美國自歐戰後一躍而執世界金融市場牛耳，歐洲各國之賠款及戰債，如百川匯海，盡成爲欠美債務。美國擁有世界長期投資近一百六十萬萬元，短期投資近二十萬萬元，戰債七十萬萬元，準備現金二十八萬萬元。富力之鉅，無出其右。然亦以是之故，對世界所負之責任亦重。世界各國之對外匯兌準備金，以美金之形式，存于美國或本國者。爲數必甚巨；此項資金，美國對之，均有隨時支付之義務，其數量或竟在美國對外短期投資之上。且美國之對外短期投資，債務國多爲經濟力量薄弱之國，此項投資，往往流爲呆債。自去年九月二十一日英國停止金本位法後，一個半月以內，美國流出現金達七萬萬元之巨。聯邦準備銀行貼現率由一厘半累增至二厘半，雖有胡佛拉佛爾之協定，而美金輸出迄未全止。可知無論如何，美國可以隨時收回之在外債權，必少于可以隨時提出之對外債務，而現金之輸出爲必然之事。設美國果與日本作戰，戰而不能從速解決，則美國財政當局，勢不能不採取貨幣膨脹政策。在國內縱得暫時之隆盛，然出口貨必減進口貨必增，國際收支難免趨向逆調之勢。設美國而竟收回短債出售證券，則其結果惟有使全世界證券市場與金融市場完全破產，同時並使美國之證券金融市場連帶破產而已。設美國而竟停止金本位，使美金價格依購買力平價之法則自爲上下。則貨幣膨

汪氏辭職聲中吳稚暉之論調

汪精衛憤張學良之不抵抗而辭職，觀其致

張魚電及請中央准張辭職之齊電，顯見張學良先去張，殆成爲國人一致之論調，當此華北情

勢緊急，負責任之行政院全體總辭，不可謂非政治上之突變，於是久不作響之吳稚老應時而鳴，據十日時事新報載吳氏談話云：「張學良之爲人，並非至愚，既以不抵抗而失却東

漲，美匯日跌，國內之勞動價值貶落，生活程度降低；戰後美金領導之地位喪失，金融王冠移屬他國；本以爭太平洋霸權而戰者，今則不戰而敗，先有喪失世界金融霸權之虞。故美國之自爲計，非至萬不得已，不欲輕于一戰。今日以前，其于滿案始終綏之國聯，其于滬案，止于調停勸告，曾無實力之表現者可知矣。史汀生近雖屢以九國公約，非戰公約爲題，聲色俱厲，不稍示弱，然揣其真意，仍不外欲以全世界道德上之反對，即所謂輿論之制裁，以維國際間之和平。其心固苦，而其效則甚僅也。何則，今日之日本猶顧信義，猶顧道德與論者，九一八事件自始即不發生；即或發生，決不至若是擴大；而龐然大物之國際聯盟，亦不致狼狽促至此耳。

雖然，吾國如果與日本先戰也，東亞如果已滿布戰雲也，則美國與其坐視戰爭之延宕，隱忍商業極大之損失，何如高舉義旗，以促戰局之速了。實逼處此，則又未可以常情衡之。况日本者，又爲其不兩立之世仇；其時蘇俄與美，雖爲主義不同之兩國，然就東亞之利益言，無相互之衝突，有共同之敵體，其將聯合以抗日本，亦爲情理中事。此第二次世界大戰之所或不免也。戰端既開，及戰局既了，東亞果將呈如何景象？此非數言所能盡。然就吾國言，日本謀我既若是其亟，吾不抵抗則大戰不起，東北必亡，而東亞將爲日本之東亞，此可預言者；抵抗則大戰起，吾國又未必敗，敗亦不致如不抵抗之慘辱，此亦可預言者。國人乎，滿洲之四頭政治統一矣，此日本積極謀我，積極謀東亞之又一步也；吾國聽其謀，則吾國，吾東亞遂爲之謀；吾國不忍聽其謀，則所以決定吾國，吾東亞之前途者，不在日本之如何謀，而在我之如何抗已！

寒 鶉

勢緊急，負責任之行政院全體總辭，不可謂非政治上之突變，於是久不作響之吳稚老應時而鳴，據十日時事新報載吳氏談話云：「張學良之爲人，並非至愚，既以不抵抗而失却東

三省小皇帝地位，而僑促作北平小皇帝，日寇若有進犯，而猶無抵抗之表示，此在外交上或別有關係也。……吾人對外，一方因應以實力作後盾，然一方亦應運用外交，……當局者對於外交，自亦宜萬分審慎，張學良氏或者因為外交上的關係，所以不能有充分的表現。……如費妙舌，聯珠而吐，其所以為不抵抗將軍辯護者，可謂盡心焉爾矣！記九一八失地後，全國憤慨激昂，獨稚老致電張學良，溫言寬慰，於粵方轉挾持成見，謂賣國另有其人，（一中全會因吳氏有類此發言，曾引起軒然大波。）則今茲所云，殆稚老仰承不抵抗主義者之鼻息，日夕薰染，已不復有同仇敵愾，故巧佈「外交別有關係」之烟幕以曲脫張氏辱國喪權之罪，惟國人非盡無常識者，徒見其語之乖謬而已。

東北事變乃當局對日外交因循失敗所致之結果，日本又復感於其國內經濟之極度恐慌，已拋棄外交而採取強硬的軍事侵略，滿洲四頭政治之實行改制，武藤信義以一身兼任駐滿特使，關東軍司令及關東長官三要職，尤見其侵略陣容之日趨緊張，此際中日兩國間除武力角勝外更有何外交關係可言？即以東北之國際關係而論，日俄英美雖各有其條約上之特益，此各國者實皆立於敵視之地位，而以日俄美尤為露骨。俄美之不容日本獨併滿洲，猶日本之不讓美俄偏足東省也。蘇俄方努力於國內建設之完成，不欲與日本正面衝突，然未嘗不願我

國自動抗日以減少蘇俄在滿蒙利益之威脅，即令其不願，亦決無妨止我國發揮國權之藉口。美國在東北之經營，自潘變後遭受絕大打擊，其當局屢次聲明維持中國領土行政之完整，實即所以確保其門戶開放政策，最近史汀生仍力言「美國不承認違反國聯會章與巴黎公約義務而造成之任何時局」，從其本國之利害觀察，我國武力抗日，尤為美國所深願。李頓雖為國聯調查團之主席，然自其言論中亦可略窺英國之態度，李氏在平談話，亦希望中國自救。其餘國聯會員國若法若德若意，於東北關係均甚淡漠，各小國且感於狐兔之悲，於國聯會中造成激烈之反日空氣。則所謂外交關係云云，無論何國，斷無有不許我國自救之理。

吳氏又云：「世界上之三大潮流（赤色帝國主義，白色帝國主義，法西斯蒂。）絕對不能合作，日本之法西斯蒂，既由吞沒東省而成功，但白色帝國主義者對日本之吞沒東省表示萬分的不願意，他們不願意法西斯蒂做東亞的盟主，所以對日本併吞東省，在國際道德上表示萬分的憤恨，但他們的外交手腕是非常審慎的，不是輕舉妄動的，他們要慢慢的把日本已吞的東省逐漸驅出來，但同時也不願馬上幫助中國，使中國抖起來，而有取消不平等條約的報應，故他們遲疑却顧，始終尚無明顯的表示，因此中國人很有甯為赤色主義下之信徒者。」是稚老對於東北問題之外交關係亦既洞若

觀火矣。白色帝國主義者既不願日本法西斯蒂為東亞盟主，又欲其將已吞之東省逐漸驅出，雖不欲馬上幫助中國，則中國之武力抗日，反日各國最低限度亦必堅守中立，奈之何又謂張氏猶無抵抗之表示者，在外交上或別有關係耶？第三國視東北問題，利害既不如我國自身之迫切，又愧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爆發，宜其採取審慎之外交手腕，在我國則為民族國家存亡所繫，強寇入室，豈尚可雍容禮讓？稚老為一反赤色主義之先鋒，今謂「中國人很有甯為赤色主義之信徒者」，殆以張氏不抵抗之動機，係恐為赤色主義所乘，而甯屈服於暴日耶？其忠於不抵抗主義之註釋，可謂盡其周詳矣。

邇來東北義軍奮勇反攻，已迫近瀋陽，南滿鐵路亦且受脅，日軍深感應付之困難，足見武力抗戰，為收復失地之唯一對策，亦即中華民族唯一之出路。今日之中日問題，已達於血肉相搏之窄徑，絕無所謂外交關係，抱不抵抗主義之軍事當局，因為國人皆曰可殺之罪人，稚老猶復巧立議論以曲庇不抵抗之軍閥者，尤為國民之公敵。是誠亡國之論調，願國人共棄之。

中國智識份子沒落後

組黨與革命爲其投機事業

君 樸

革命爲社會進化之原動力，組黨爲集中革

命力量之必要方法，近代偉人如列寧如中山，無不以組黨，革命爲救人類救國家之唯一方式，其精神之偉大與毅力之卓絕，固爲吾輩所崇拜而無容非議者。但各國政黨必有其固定之基礎，如歐美爲資產階級，蘇俄爲無產階級是；必有其切合環境之主義，如歐美爲資本主義，蘇俄爲社會主義是；必有其主持政權之一定方

策，如歐美爲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蘇俄爲無產階級的專政是。姑無論歐美與蘇俄之組黨與革命有無流弊，但在政治之某一歷程中已完成其使命而底于成功之境，則無可諱言。中國處帝國主義壓迫之下，農村經濟，摧毀無餘，城市經濟，掌握于外人之手。于此封建社會既已解體，國家資本，無由樹立之時；舉國洶洶，除流浪于城市之智識份子及輾轉于鄉村之失業農民外，無所謂資產階級及無產階級。

政黨之確立，須有其固定之階級基礎，處中國之環境中，欲樹立強有力之政黨以統治，足于客觀事實上證明其不可能。此時失業之廣大農民，要求生存，至爲迫切。于是智識份子乃拍賣農民，以侈談組黨，倡爲革命，以冀奪取政權，完成其傳統的「勞心者治人」之目的，

而造成中國空前之紛亂。

組黨與革命爲人類中之神聖名詞，不幸乃遭中國智識份子之無上侮辱，假爲沒落後之投機事業，至堪痛心，讀者不信，請申言之。

(一) 中國歷史上之士大夫

韓昌黎之言曰：「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者也，民者出粟米幣帛絲麻以奉其上者也。」不意中國社會中之三層組織。爲此老輕輕道破。中國社會組織，最高統治者爲軍事集團，剝奪于中者爲士大夫，供養于下者爲農民；數千年來，歷歷不爽，秦漢迄今，更爲明顯。每當天災流行，人禍洶臻之時，失業農民，露然而起，此時草莽英雄如劉邦，朱元璋之流，封疆大吏如李淵，趙匡胤之類，則起而假仁義之名，弔民伐罪，利用廣大之失業農民，以形成其軍事力量，推翻統治階級，取而代之，初不改其剝削農民之性質。但在囊括四海之後，每有「大王以馬上得天下，不能以馬上治之。」之感，而叔孫通，蕭河，魏徵，房杜，趙普，劉基等智識份子乃起而上安民之詔，貢剝削之方，而形成「君者爲剝削之主，臣者行剝削之術，民者受剝削之實。」之三層社會組織。

以社會組織之成分言之，始終僅有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剝削者與被剝削者兩大壁壘。中國士大夫始終附屬於軍事集團以完成剝削農民之能事，故其命運亦始終操之于軍事集團之我皇萬歲。『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此依附軍事集團以生存，孔子且不能免俗，秦漢以後之士大夫，其乞憐獻媚于統治階級之狀態，更使五經掃地，罄竹難書。

我皇萬歲所需要乎士者：自上而下爲發佈命令，自下而上，爲收取租稅；故對士的養成，第一爲確具奴性，即所謂賢良方正孝弟力田；第二爲有處置公文歌功頌德的能力，故歷代無不以詩文取士；第三爲有御民牧民之術，即是收稅剝削之能力。以上爲質量之限制；其于數量，亦因環境之需要，而異徵士之法，隋唐以前，因人事尚簡，則取選舉徵求之方，隋唐以迄明清，則因人事日繁，而取科舉之方，其目的則皆歸之於人材不致過剩。

鴉片戰爭以迄於今日，中國社會之三層組織，初不少變其性質，而智識份子，以廢科舉，設學校之故，遂致供過於求，大都沒落。智識份子，既依附軍事集團以生存，今軍事集團既不能盡舉智識份子而容納之，乃相繼蠢然思動，而釀成空前之紛亂。請進言現代智識份子：

(二) 現代之智識份子

現代智識份子之製造，蓋取法于歐美。歐美自十八世紀以迄於今日，蒸汽電汽之應用，相繼發明，國內外工商業勃然興起，因需要多量之實業人材，乃設立學校積極訓練，用資工商業之發展。橘逾淮而異其性，中國設立學校之初，即中「國學爲主科學爲用」之毒。致目

留學生爲洋翰林，大學生爲洋舉人，中學生爲洋秀才。迄今智識份子仍堅持「勞心者治人」之觀念，而大做其升官發財之迷夢。觀於今日國立大學之文科法科，常有人滿之患，而私立大學則僅有文法兩科；滬上大律師招牌觸目皆是，無計數千，工程師則曾不一見；文官考試，縣長考試，常達數千人，而鐵路礦業工廠之技術人員，則無不以重金聘外人。二十世紀之今日，各國培植人材，無不以「治事」爲目的，而中國則一守「治人」之傳統思想，此爲中國現代智識份子觀念上之重大錯誤。

其次，中國智識份子，固亦有挾專門之技術，而結果亦不得走入仕宦之途，或終身懷才不遇死于粉筆生活中者。是則因中國工商業概操於外人之手，國營企業，迄不一見，而無所售其技，遂亦同入於沒落之途。

基於上述之原因，中國智識份子或因觀念之錯誤，或因投効之無所，無不一一陷於沒落途中。

智識份子，羣淪絕境；但此國民中之優秀者，勢不能自生自滅，坐以待斃。至此除「治

人」外無生路，除奪取外無辦法，於是組織與革命乃成爲唯一重要之投機事業。

(三) 智識份子之投機事業

組黨與革命

海禁既開，歐洲數千年基於環境所產生之主義，亦隨航運以東來。於是沒落後之智識份子，羣取新鮮動人之名詞以號召民衆，奪取政權，用遂其「治人」之慾。

歐美與蘇俄政黨之成立，主義之形成，無不基於固定之階級基礎及客觀環境，而中國則決之智識份子之主觀。甲主君主立憲，則黨其名曰保皇，乙主民主立憲，則黨其名曰共和，丙主民主主義，則黨其名曰國民，丁主社會主義，則黨其名曰社會民主，戊主共產主義，則黨其名曰共產，己主土地革命，則黨其名曰革命，庚主國家主義，則黨其名曰國家，……實則皆同樣爲智識份子之沒落者，自拉自唱，欺騙國人耳。

上述各黨有同一之革命方式，始於救國救民，終於升官發財，成功於軍事投機，即依附軍事集團以分得餘瀝。

舉例明之，國民黨以三民主義爲最高革命原則者，六載以還，民不得有而官有之，民不得治而官治之，民不得享而官享之。改組派以民主政治爲號召者，汪氏貴爲院長之後，民不得主而汪主，顧主陳主之，所謂主行政主鐵道主

實業也。

所謂成功於軍事投機者，成例更多，歷歷可數，如楊度等六君子之依袁項城，張紹曾之依吳玉帥，最近鄭孝胥羅振玉之依本莊繁，皆其著者。即汪院長使當日不北折扣於閻馮，南折扣於李陳，亦終不得有今日之尊榮顯貴。

關於上述三點，高唱農工小資產階級革命之陳公博，曾於上台之後，有具體之說明：「左派之中下級幹部人員，曾無一技之長，可從事於建設事業；彼等昔曾終日大罵軍事投機與政治投機之錯誤。實則彼等除軍事投機與政治投機外，實別無一事能做。即軍事投機與政治投機之能力，亦常付缺如。」左派中下級幹部非絕無一技之長者，陳氏特自行寫照耳。

智識份子以革命爲投機事業者，雖侈言農工，而實無農工可言，而始終所恃爲台柱者，僅有三三等之智識份子，即所謂中下級幹部。迨乎取得政權之後，此等中下級幹部，羣欲分得一杯羹，而粥少僧多，不敷分配，於是乃以「無一技之長」一語以取消其資格。

陳氏更曰「今日爲求政治之安定，以努力建設，可以救中國。」其言誠有至理。但其他徬徨於失業途中之智識份子，則每不諒統治者之苦衷，復擴取昔之統治者在台下所高唱之革命口號以號召，謂某某昔所昭示國人者，今皆背道而馳，欲達救民救國之目的，非以吾黨專

政，行吾黨之主義不為功、實則使鄧演達不死，使之專政，必放棄其土地革命而無疑，即共產黨專政，亦無由行其共產主義。因鄭孝胥、章太炎、曾琦、江亢虎、鄧演達、陳獨秀、向忠發、李立三、無一不為智識份子之沒落者，即無一不欲借革命為投機事業耳。吳稚暉之言曰：『打倒你，我來，不做。』此語可贈之與各黨各派之領袖，使彼受之而絕無愧色。

目革命為投機事業，更為數例以明之：

(一) 商業投機，為無固定之資本，革命投機，為無固定之階級基礎更無羣衆。

(二) 商業投機，僥倖者則立致富，不幸者則傾家蕩產；革命投機，僥倖者則立致顯貴，不幸者則潦倒終身或身首異處。

(三) 商業投機者為城市之沒落商人；革命投機者為沒落之智識份子，皆係無路可走，作孤注一擲者。

(四) 商業投機，因無固定之資本，故不克維持於永久。革命投機所取得之政權，因無基本力量以維護其統治，故常此與彼仆。自民元以迄於今日，政海浮沉，常有曇花一現之感。各政黨之領袖人物，亦皆因其一度上台，而斷絕其政治生命。

九一八事變以還，東北淪陷，淞滬喋血，統治者雖謀內部之團結以禦侮，但毫無禦侮之事實以告國人；雖言集中全國之人材以抗暴日

，但大多數智識份子，曾不因國難會議之一度延擱，而俯首就範。迄今仍舉國囂然，責難政府，尤復集矢於新近登台之智識份子。實則彼等始終依附於軍事集團以苟存，毫無獨立自主之能力，以高談主張，實行禦侮。即使在野諸公，自憲政派民治派國家主義派以至於共產黨之領袖，使之秉政，亦將如今日之統治者，而噤若寒蟬，無條件放棄其革命口號，以從事於金錢之掠奪與農民之剝削。

中國智識份子於沒落之後，羣趨於組黨革命之一途，以期完成其傳統之觀念。但二十年來，政黨迭興，主義百出，均以民衆為其號召之工具，而迄無實惠及於民衆。故今日民衆，已不復為任何革命集團所炫惑，而智識份子更復陷於絕途。

使今後智識份子，不能放棄其傳統之『治人』觀念，而趨於治事；不能放棄其依附軍事集團之心理，而於生產上樹立鞏固之基礎，則此優秀份子於數度淘汰之後，而中國民族，將更百劫不復。

四、智識份子今後的出路

處帝國主義統治下之中國，農村破產，實業凋零，遂形成智識份子之沒落。欲挽此危機，智識份子主觀上之自覺，固屬重要，但不在客觀上使中國經濟有復興之望，則高談任何主義，組織任何政黨，皆將毫無結果。

所謂主觀上之自覺。即為放棄其傳統的治人觀念，而從事於生活上技術之獲得。但今日固有挾生活之技術，而仍歸沒落者，是則緣於客觀上之障礙，未能破除，請分別言之。

(一) 交通——欲復興中國經濟，首在打破軍事的割據局面。此種局面形成之絕大原因，即為因天然之地理形勢，而造成各個集團。以現狀言之，四川雲貴，兩廣福建，長江，黃河，東北，西北，皆因交通阻梗，而形成分裂之象。使全國鐵路網不能完成，則鞭長莫及，固任何政黨，任何主義，皆不及統一而治之。二十年來梟雄如袁項城，英武如吳子玉，力量磅礴如國民黨，無一能打破割據局面，其先鑑也。

(二) 水利——中國以農立國，農民數量，實佔百分之八十以上，使農民問題不解決，則因農村經濟破產而沒落之農民，必將流為兵匪，以形成軍事集團，而為野心家武力割據之工具。欲解決中國農民問題，首在水利問題之解決，先以黃河流域言之。洛陽歷代為帝王都，其富庶甲天下，唯一原因，則因洛陽襟河帶洛，為諸大巨流所集中。今則黃河失水利之效，其餘支流，亦相繼淤塞，遂至中州成不毛之區，貧瘠冠於中國。其餘河北因永定滹沱白河諸巨流之淤塞而日見凋落，秦晉因涇渭汾河諸巨流之淤塞而日見貧乏。長江下游，水利為世所稱，今亦以淮運巨流，洪澤諸湖之淤塞而成民

二十空前之水災，使富庶之區，淪為澤國。若水利不修，則全國農民，不死於水即死於旱，有不挺而走險，淪為匪兵，以增加中國之紛亂者乎？

(三) 工商業——鴉片戰爭以後，帝國主義之商品，已充斥國內，即窮鄉僻壤，亦皆為所掠奪。每年入超，動輒數十萬萬。使不為大規模之國營企業以抵制之，有不民窮財盡者乎？且城市沒落之智識份子及農村失業之農民，

民族主義與中國古文化

中山先生民族主義之大目凡四，一曰中國民族自求解放；二曰國內民族一律平等；三曰解放世界被壓迫民族。四曰世界主義。其他利用宗族觀念家鄉觀念，以為組織民族之具，恢復中國固有道德，恢復中國人故有智能，皆民族主義之所有事，故先生之言曰：「民族思想實吾先民所遺留，初無待於外鑠者也。余之民族主義，特就先民所遺留者，發揮而光大之，且改良其缺點焉。」

民族主義之基本部份，為求保本族之獨立，抗異族之侵陵，此其思想起源於個人獨立生活時代，一擴於部落時代，再擴於蔚成種族時代，故無論何種民族，文野儘可相懸，此保持本族，抵抗他族之思想，無不一致者，中國民族亦自不在例外。遠古玄荒，則不可考，尙書所紀，抵抗異族之事已甚嚴重，詩稱伐獫狁，

使不為大規模之工商業以消納之，勢將造成各個之軍事集團，以爭奪不休，而繼續中國數千年三層社會組織，以底於亡國滅種。

綜上所述，今後智識份子唯一出路，即為從主觀上消滅治人之觀念，從客觀上打破環境之障礙。以樹立中國經濟之基礎。

此文姑止於此，關於智識份子今後努力之方向，當另文論之。

徐梗生

膺戎狄，懲荆舒；春秋一書，尤嚴於夷夏之防。孔子樂道五伯稱管仲，皆在嘉其攘夷之功，後儒不察，謂聖人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非其實也。自是而後，秦皇漢武，皆極張撻伐之績，竇憲之驅匈奴，勳尤卓著。五胡十六國及金元之亂，劉裕趙匡胤皆能匡之，此其大略班班，不煩縷述者也。

民族主義次在使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吾國雖在春秋時代，亦以妄稱干戈為非禮，諸異族廁處諸國之間，苟無來犯之事，大率任其生存而不與較；即有撻伐，僅令彼屈服，稱臣納貢而止，苟其文德修明。變夷用夏，不自甘於野蠻僻陋之政，則直以本族相看。秦吳荆楚，皆漸進而稱伯，反是而中夏諸族，不自振興，全無禮義，猶且以夷狄視之。故春秋法曰：「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

。」春秋以後，秦漢兩代，皆抵制異族武功彪炳之時，亦止於使其不能為害而止。唐代平夷，亦貫舊况；兩宋廢靡，見制異族，自無此高致；明祖崛起，匡復中夏，元之族人，仍安居於域外而無事。雖滿清盜據中國，亦猶率循中國舊制，兩粵雲貴四川湖南，異族安居，相看一律。蒙古西藏諸族，更無論矣。故數千年來，待遇異族，率以彼此安居為正則。近世文明諸國，滅人之種，墟人之國，在中夏視之，蓋人頭畜鳴矣。此真中山所謂使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之懷。而春秋義法，平等之致，尤為朗然不昧。

民族主義，又在解放世界被壓迫民族。此則中山所明言，宜由中國民族負其責任。此為中山民族主義郭廓最大之部份，本中國向來政治思想，而更潤色之。蓋中國言政教者，素以平天下為極致。其所謂天下之範圍，固不與吾人現在所指者同等，然要是極當時意識所及之境域而言之，而積大小雖殊，輪廓則無異也。凡言平天下者，皆以政治教化為取效之資，非以暴力侵凌為成功之具。殊方異族，久處艸昧，自然不知禮義之風，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而冀其可與我同化。此其對於他族解放責任之概念，與中山民族主義所闡發者，未嘗與科。特以修文德為手段，氣象雍容，渾若無有責任者耳。

民族主義之歸宿，在於世界主義，蓋民族

思想，本部落思想之遺留，其義非有甚可葆貴者，特以社會演進雖至於今，猶有挾此族以侵暴彼族者，其禍之烈，不獨無異於數千年前，且乃進而加烈。稍一不揚，且有滅種之酷。彼號稱文明族者，獸性尚濃，全不知人間有羞恥之事。則生於今日，欲保種善羣者，亦不得不卑其陳義，圖所以自衛制人之方。而民族主義，乃為不可棄之具。故中山以香港苦力之竹槓喻之。然棄竹槓乃不能得頭彩，竹槓既失，頭彩隨之而去。彼香港苦力，甯有不欲歛而流淚者哉？彼非愛竹槓，特愛寄託於竹槓之頭彩耳。中山之意，豈有愛於民族主義者哉？特愛寄託於民族主義之世界主義耳。此世界主義者，即中土古哲平天下之思想也。此種思想，以懷柔為手段，不以殺伐為功能，懷柔者，在於政教修明，引之同化。中山之世界主義，則在先謀本民族之獨立自由，乃進而鋤強扶弱，舉廢繼絕，以臻於世界大同之域，其名不同，其用心則一也。

利用宗族及家鄉觀念，為民族之基本組織，乃民族主義手段之一。此其事，中山於民族主義，嘗詳切言之。蓋宗族制度，實為中國社會之特殊禮俗，國人薰陶於二千年來敬宗敦族之教化，於宗族感情，特為濃厚，視其族之事，無異其本身之事，乃漸而忘其本身，只知有族。其於家鄉觀念亦然。此皆已成爲超個人觀念矣。夫世之最可鄙惡，莫劇於個人觀念；而

最可寶貴最合因用者，莫如超個人觀念。窮超個人觀念，亦有因之以滋弊害者，此特用之不得其當，如中國人以宗族觀念之濃，或釀成兩姓械鬪，至於殺人流血而不之悔是也。彼其械鬪則非，其輕身殉族之觀念，君子觀過知仁，則以爲其宅心最爲可貴。夫惟哲人，心知其意，知超個人觀念之爲瑰寶，又審察超個人觀念之不易養成，故乃殷殷不能忘情於此。莊生有言「藥芥木董疽癰，是時爲帝者也。不龜手之藥不善用之，終身以併僻絀；善用之，則裂地而封。」夫惟哲人，乃知世有腐朽可化爲神奇也。

恢復中國固有道德，亦民族主義手段之一。此道德之說，爲中國民族之精髓，非歐人所可幾及者，經典所載，尤充類至盡而舉之。儒家樹義，則以德治爲本。中山所舉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特揭其綱領而示之大端。孝經之言孝，論語之言仁，小之及於身心性命處世接物，大之極於治國平天下，一切包舉無遺。哲人之思，實已深察其精微義蘊，以爲此乃人類文化之最高要求，而吾土本舊有詳瞻之義說。引而申之，逐類而長之，雖改民主之政，猶不避教忠之義，隱知忠之爲義，不限於君，彼言忠君，吾甯不可言忠民忠國？對象可更，取義甯與同棄？識哲人之遊心，不拘於迹象者矣。故道德之說，吾國爲最高，而亦爲最早。二千年來，政治燼燼，民德不進則有矣，先民典型，固

未嘗滯除殆盡也。

恢復中國民族固有之智能，亦民族主義手段之一。度中山之意殆有感於歷來專制君主偏重道術，黜棄技術而發。偏重道術結果，遂舉一切科學上之發明，悉目之爲雕蟲小技，無關弘旨。用是中國技術方面，不能不落乎遠西諸文明國之後。第先民技術之才能，初非一無足觀。航海之針，印刷之術，火藥蠶絲，吊橋茶葉，皆中國所創作，凡中山所已言。雖然，載籍所傳，中國人之才能，未盡於此數也。古人細布幅廣二尺二寸，而三十升，升八十縷，以今尺較之，爲一尺四寸，每寸二百七十縷，每分一十七縷。今歐人於科學猛進之後，有精良之機器始能以麻爲絲，猶未能及分十七縷。世說巧藝篇，言紉爲旋室傾宮，魏世依爲凌雲臺，先平象木，輕重無輻銖相負，揚臺高峻，常隨風動搖終無傾倒，此匠之精也；韓子外儲，言六國時，有爲周君割筴者，築十坂之牆，鑿八尺之牖，以日出時加其上視之，盡成龍蛇禽獸車馬，萬物之狀備具，此畫之精也；鍾子期聞擊磬聲正悲，因而得知留子入官事，顏淵聞老婦哭；辨其音似銜山之鳥，因而知其既傷生離，又傷死別，季札觀樂，而能辨其爲何人之樂，何國之風；蔡邕取炊薪以爲琴，苟最聞牛鐸以定律，此樂之精也。蜀元藩有諸葛亮造刀三尺口，以竹筒貫鐵珠，舉刀斲之，如斷生芻，命之曰屈耳環；北齊素以環文爲宿鐵柔之刀，

斬甲至三十札，此治之精也；魏馬鈞爲木人，能令跳丸擲劍，緣垣倒立，出入自如。魏志杜夔傳注，引傅子事，言有巧者，能使木人擊鼓吹簫，此梓之精也。凡此皆中國民族智能之見諸載籍，可考者也。夫豈如椎魯不文之族，無可言恢復，而莫能策進者哉？凡上所舉皆中山

日本之人口問題（續第九期）

三，近畿密度之觀測：日本伊豆半島及房總半島。均爲近畿繁庶之地。水陸交通。人烟稠密。予嘗巡遊其間，覺其人口之密度。亦不過與吾國蘇，浙，閩，粵相彷彿。其中如小田原，熱海，伊東，箱根，勝浦，銚子，佐原等町（按安房一週鐵道開通於民國十九年。余於本年四月曾往環游。於長者町，安房小湊等處下車。見其戶口情形。與十年前無殊。）尤稱繁盛。然亦僅與蘇省鄉鎮相等。尙不如粵。此迺肉眼之觀察。因交通機關之速力而不同。譬如同一人口密度之地。乘火車以觀之。愈見其密。若步行而視之。便覺其稀。日本交通機關之速力。遠超吾國。故若加以精密的測算。則其近畿地方人口之密度。恐尙不如吾國蘇浙等省。況日本爲山地。中國多平原。山間聚處。易見其多。平地散居。易覺其少。至於北海道等偏僻之地。其人口之稀少。當在吾人意計之外矣。

（附註五）日本人生活簡單。中流以下之家。終日羣處一室。寢斯食斯。既無床椅

先生民族主義之淵源於中國文化者也。我國民族自信力，墮落已久。愚獨居深念，輒感先生三民主義，於中國固有文化，推闡發皇滋多，用舉其關於民族問題者，剔而出之，着於篇云。

陳志羣

之設。更無廳堂之分。故觀察日本社會者。一見似有人滿之象。我國人平時對於日本之事。向來忽視。即歐美人之旅日者。此等處亦不經意。於是日人宣傳其人口之如何過剩。他國人均信以爲真也。

四，殖民區域之餘裕：日本近三十年中。新獲領土。如琉球，臺灣，樺太，朝鮮。另有南洋舊德屬之委任統治地。假令本國人滿爲患。得此宣洩之地。亦已綽有餘裕。歐戰以後曾移民吾國山東。最高紀錄凡二十三萬人。（按

一週大事述畧

本欄原爲「一週大事述評」，以中所論列，恆與本刊短評衝突，致有雷同之慮，如揭述評而去短評，則述評略而短評詳；捨述評而存短評，則往往於事實又失其聯繫；諸滋未便，用自本期起，改爲「一週大事述略」但記重大事實，不涉月旦褒籛，閱者諒之。記者識。

現存約十分之一。）以二十五年人口加倍之公例推之。在二十五年以內。其人口恐尙不敷分配耳。

以上四項。均足以證明日本人口之並無過剩。更無需乎移民他國。夫日本以蕞爾三島之民族。一朝膨脹至此。猶思伸其長足。欲實行其帝國主義。偏藉口於人口問題。蓋日本之宣傳人口問題。其意不僅爲移民案而吶喊。更引人口與軍備爲比例。作抵抗限制軍備之舉。日本海軍委員會發表一文。以人口，面積，國富，海岸線，食糧供給，國內之運輸，隣國之狀態等項。爲國防之根據。愈見人口問題作用之大矣。至於中國之民。移往乙國。原爲公法所許。僅美國及英屬澳洲，南斐。坎拿大等禁止有色人種移民。固吾人所應反對。然南美巴西等國。亦有歡迎亞洲移民者。日政府每年送往三千人。由日巴兩國給資。並令移民帶眷前往久居也。

記者

未完

政潮影響義軍失利

與連日政潮相起伏而引起國人無限之悲感者，爲遼甯義軍之失利。初，東北義軍，蓋分五個軍區：第一軍區彭振國，駐遼西，實力約三萬左右；第二軍區王一華，駐遼南，實力約四萬人；第三軍區唐聚五，駐遼東，實力約四五萬人；第四軍區劉振東，駐遼北，實力約一萬人；第五軍區

高文斌，駐通遼，實力約三萬人。綜計遼甯義軍總數殆在十二萬以上，槍械約八成左右，加以地勢之熟習，民衆之援助，用能疊挫強寇，瀋陽錦州，均在我方包圍之中，使張學良誠能踐其宣言，迅速抵抗，中央誠有全盤計畫，以謀策應，匡復之期，正自不遠，乃自汪張辭職，引起內政軒然大波，而方張之士氣，不覺爲之大沮。報載十日山海關電，關外五大義勇軍區，均甚沉寂不利，而日軍連日復遣大隊飛機，分赴義軍戰區，以我國政局惡化，爲宣傳資料，散發傳單，我軍軍心，益以搖動，業將戰區縮小，退出各扼要地點；十二日北平路透電，葫蘆島義軍已退却，錦州義軍亦已停止進攻；同日時事新報北平電，「日前東北各路義軍，分攻瀋陽錦州，拚死血戰，諸役結果，因受政潮影響，坐失其利，日軍現又想乘火打劫，圖再侵榆犯熱，義軍將領對之，極端憤慨」云。

三省勦匪進展概況

現贛粵閩三省勦匪進行，粵以南雄爲起點，迄湘邊海城，及閩邊平和；贛以大庾爲起點，與南雄國軍聯絡，迄閩邊建甯；閩以平和爲起點，與東江相接近，迄贛邊南豐；由十九路軍會同劉和鼎盧興邦同志羣各部担任，以長汀瑞金爲會師地，茲將各方勦匪進展消息，分錄如下：(一)朱彭羅林各股，經我軍痛擊後，主力竄向南雄潰退，及開一五六旅，已越過南靖，向前推進消

息，瑞金石城及蓮花永新等匪主力，已傾巢西逸，目下上述各處，僅爲警衛師及赤衛隊等盤據。(二)進擾龍潭羅炳輝部，已向坎市逃竄，龍岩亦匪知無能爲力，亦向龍門一帶潰退。(三)閩南赤匪，內部意見紛歧，有某部派員向我一五六旅投誠，以赤匪互監甚密，無隙可乘云。

西班牙帝制派起事

路透社十日瑪德里電稱，今晨四時，西班牙境內突有王黨起事，由君騎士一團，向京城進發，襲擊舊王宮郵電總局，陸軍部，內務部等機關，但事起須臾，撲滅亦速，瑪德里城中，數小時內，時局即歸平定云。惟同日國民新聞社瑪德里電，則謂反革命運動，業已蔓延至外省，桑巨爾防兵及憲兵，已加入反抗政府，澤雷得拉佛郎台拉地方，亦宣稱贊助桑巨爾，哈瓦斯社十一日瑪德里電，復稱塞維拉城駐防軍隊，亦受鼓動起而附逆，則王黨之勢似亦未可小視。又路透十二日瑪德里電，則載復辟黨領袖桑巨爾約，業已就擒，准是復辟運動，從此瓦解，亦未可知。又國民新聞社謂桑巨爾約曾發宣言，聲明渠無

來 函

關於張學良「大泣」之感述

再啓者，頃讀來箋，輒以兩分鐘寫畢復箋

意推翻共和，僅因年來國是擾攘不甯，精神物質，損害甚大，故欲出而安定國家，解散國會，另組政府，一俟合法國會產生，即仍歸還政權於國會云。

巴拉圭向國際抗議

巴玻兩國戰事，已引美國及國聯積極調解，業見上週述評，茲據哈瓦斯十日內瓦電，國聯會巴拉圭代表，已向國際秘書長送達一嚴厲公函，歷述巴國願接受調解之誠意，力斥玻國以武力保有巴拉圭要塞，始允停戰之企圖，爲防害國際之公共秩序，而與世界和平前途至爲危險云。

意相閣改組

意閣局部改組，業已見諸前週論評，茲據國民新聞社十二日巴黎電，意相墨索里尼爲此特發表一文：說明意內閣日前更迭原因，謂不易得相當人材，辦理某項艱巨事業，爲民主政體通病之一。選舉制度之不能視作「爲事擇人」之適當方法，固無人能否認之，法西斯帝之政府用人，一採輪流主義，俾國家之有機體中，常有新血注入，以鞏固其基礎，同時使舊血亦得休養，而資更新，其結果可以選就一班相當人才，皆有治國之良好經驗」云。

徐佛蘇

一對本刊徵文首卷之批評

不料貴差人已火速飛去，弟只好抽出幾莖腦絲，再對國家及貴刊發表幾句謔言：

(一)報載張學良向各報記者談及辭職一事，即大泣！謂「我辭職是良心上之主張」。弟因有感於全國執政者今後均有大泣辭職之一末日！例如今日之當局中人，當然只有蔣先生為最有救國才略之人，亦即為吾儕最仰望之人；無奈其腦中所信仰之主義及其用人行政，又其左右股肱，實與救國大計如同南北兩極之無限距離。實言之，其人雖較有溢其智慧，然對於國內外的時勢及方略，實未通透；而尤以不知求賢愛才為其病根。縱或其目前強力奮鬥，謀保權勢；然其敗象畢露，若不猛省回頭易轍，則不久必將效鑒於張某之「大泣」辭職；或竟求如張氏尚有中央政府為之慰留，亦不可得！因蔣先生若至涕泣下野之時，則全國必陷於無政府之厄運故也！次如汪先生，雖係國民黨中惟一「政論家」，然其政德之狹，政略之稚，及其不精通經濟與外交之缺點，實足以動國內國際之大危機！縱或其日後再大發展，另闢登峯造極之曲徑，然其權勢愈崇，而其才略愈形不足，即愈有後患；亦將有大泣下野之一末日！推而言之，全國「民死」問題勃發，內亂外患無已，而全國人亦將有動哭籲天之永日！故今聞張氏之慟哭，弟即如聞四億人放聲共哭之總音浪也！竊聞湘人因其父母被共軍殲戮，自身即匿怨投共，陰謀復仇；然入共後，或又因謀洩被殺，或竟甘心附共轉以殺其他人者，其例甚多。何也？全國大劫已造成，則區區個人惟有順

從一策，安能迴顧殺父之仇乎？張氏之現狀，恰似此例。其父被殺；其敵國之富的家產被沒收，乃今日手握大軍，不僅不能稍謀對敵人報仇，且終受長官以「縱敵誤國」之惡諡，而大哭辭職以去！此何等之奇聞慘事乎！何也？張氏性行昏稚，絕無復國仇父仇之才略也。若言蔣乎，汪乎！其才略雖遠邁張氏不成比例，然若言救國攘敵之偉策乎，則仍是不逮。故其結果恐亦難免於痛哭下野之一前例也！雖然，吾人亦是國仇中之一人。豈忍對岸觀火，自詡聰明；及坐視政府中人之走入絕路，而不披髮攫冠以作萬一營救之想乎？故「言論救國」一事，實是全國吾輩十數人或至多數十人，應共負之天職。但既欲訓導全國言論，則當創辦雜誌提高國民智識，再由此統一國論，促成政府對外的國策，而雜誌規模又不能過狹；尤須集中至少十人富有學術才略之政治經濟外交，軍事的人才，各本其苦思之心得，再經一二度共同研討（若編輯委員會）之結果；然後刊出其文字，發表於社會，期以三月半載，有不風靡全國造成國論國策，以指導朝野，復興國家者乎？弟年老矣！而於「言論救國及訓政」之一大業，猶抱無窮之私願；並欲糾合同志辦此雜誌，舉半生苦思之發明品，以治此垂亡之國病！（下略）

(二)貴刊應徵文中之首卷，謂民治須先經訓政。此在未成法治國及經過大戰亂之國家必然的政軌，任何人不能否認一字者。例如我國即是前例，蘇聯亦然；德國政趨專制，似近後例；意大利則介居前後例之間。然則吾國何能獨反此例乎？但吾國欲訓政，則有兩個先決條件：(一)地方必須分治；(二)中央必須才治。實言之，即係以分治才治輔黨治之不及也。又所謂才治者，即是在黨治機體中，另組一機體，以廣羅黨外英哲；於不拘守黨的形跡如宣誓，讀遺囑之類之外，消極的不背黨義黨制，以種種政見輔佐黨人執政也。如此，則彼此兩得；有黨治之利而無其害。乃貴刊劉倦秋君主張訓政，而不另訂救濟方略；則前日黨治已亡國矣，今日何能再蹈覆轍乎？此乃其全篇一大缺點（下略）

弟佛蘇啓 八、十一、

焉如按——余友徐佛蘇氏者，與章孤桐同為湘之名士。章以文章稱世，徐以思想見高；而皆早為士流所景仰。徐近於研究外交，經濟，政治各項問題，本其愛國之熱忱，恆不憚苦思冥想。與之談，滔滔不絕，途途是道；而又無不攝精入微。匪惟識見超人，抑且滿腹策略，迥非一般政論家可比；中國智識階級萬千中，亦不得其一人，要非記者所肯過譽者。其為文則不尚空論，重在對策；尤不喜詞藻，務求淺近，即此亦有獨見焉。茲於刊其來函，附贅數語，聊表敬佩之意云。